

校园欺凌中不同角色与抑郁的相关性

张紫微^{1,2}, 楼超华², 钟向阳³, 廉启国^{1,2}, 余春艳^{1,2}, 涂晓雯², 左霞云²

1.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上海 200032;

2. 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计划生育药具重点实验室;

3.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

【摘要】 目的 探究青少年在校园欺凌中的不同角色与抑郁之间的关联, 为预防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发生及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 于 2017 年 11—12 月在上海 3 所初中招募六至八年级全部学生 1 649 名, 采用平板电脑进行匿名自填问卷调查, 内容包括青少年的人口学特征、抑郁状况以及参与欺凌的情况等。结果 75.74% 的学生涉及欺凌, 其中旁观者 456 名 (27.65%), 受欺凌者 559 名 (33.90%), 欺凌者 33 名 (2.00%), 欺凌—受欺凌者 201 名 (12.19%)。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在不同欺凌角色分布比较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值分别为 36.89, 9.59, P 值均 < 0.05)。在抑郁分组中, 低分组 1 022 名, 占 61.98%; 高分组有 627 名, 占 38.02%。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与未涉及欺凌者相比, 涉及欺凌的 4 种角色人群均有更高的抑郁水平, 以欺凌—受欺凌者 ($OR = 4.77, 95\% CI = 3.27 \sim 6.96$) 和受欺凌者 ($OR = 3.66, 95\% CI = 2.71 \sim 4.94$) 为甚。结论 青少年在校园欺凌中的不同角色和抑郁水平之间存在关联, 与未涉及者相比, 欺凌者、受欺凌者、欺凌—受欺凌者和旁观者的抑郁水平均较高。

【关键词】 暴力; 抑郁; 精神卫生; 学生

【中图分类号】 G 47 B 8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9)02-0228-04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roles in campus bullying and depression/ZHANG Ziwei^{*}, LOU Chaohua, ZHONG Xiangyang, LIAN Qiguo, YU Chunyan, TU Xiaowen, ZUO Xiayun. ^{*}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20003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roles in campus bullying and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Methods**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adolescents in grade 6–8 from three middle schools of Shanghai during November and December of 2017. Adolescents were surveyed anonymously using computer assisted self-interview approach via the tablets. Information including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depression, and bullying was collected. The chi-square test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s were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roles and depression. **Results** About 75.74%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involved in bullying, including 456 (27.65%) bystanders, 559 (33.90%) victims, 33 (2.00%) perpetrators, and 201 (12.19%) perpetrator-victims. There were 1 022 (61.98%) respondents in the low depression group and 627 (38.02%) in the high depression group.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the four sub-groups involved in bullying all had higher level of depression than those uninvolved, with the perpetrator-victims ($OR = 4.77, 95\% CI = 3.27 \sim 6.96$) and the victims ($OR = 3.66, 95\% CI = 2.71 \sim 4.94$) had more depressive symptoms. **Conclusion** Different roles in campus bullying associates with more depressive symptoms, including perpetrators, victims, perpetrator-victims, and the bystanders.

【Key words】 Violence; Depression; Mental health; Students

校园欺凌事件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2016 年 4 月,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将校园欺凌界定为“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 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行为^[1]。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涉及者通常包括旁观者、欺凌者、被欺凌者

以及欺凌—被欺凌者 4 种角色。芬兰的一项研究表明, 经常牵涉进欺凌的青少年更易形成抑郁、焦虑甚至反社会人格^[2]。抑郁作为一种负性情绪, 已成为 21 世纪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3]。本研究以上海市 3 所普通初中 10~14 岁学生为样本, 分析青少年不同欺凌角色与抑郁之间的关联, 为预防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发生及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数据来源于全球小年龄青少年研究 (Global Early Adolescent Study, GEAS) 上海研究点的基线调查, 该研究为全球十多个国家参与、为期 4 年 (每年随访 1 次) 的纵向研究, 旨在了解社会、家庭、同

【基金项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计划生育药具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导向项目 (CX2017-05);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资助项目 (201540091)。

【作者简介】 张紫微 (1995—), 女, 山东潍坊人, 在读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

【通讯作者】 左霞云, E-mail: zuxiyu513@163.com。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9.02.19

伴等因素与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17 年 11—12 月在上海市 3 所普通初中招募六至八年级全部学生,年龄为 10~14 岁,平均年龄 (12.44±0.96) 岁。征得家长和学生的知情同意后,分批次进行平板计算机辅助的匿名问卷调查,本研究已获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伦理委员会批准(PJ 2017-27)。研究共获得 1 775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年龄大于 14 岁或人口学特征变量缺失)后,获得有效问卷 1 64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90%。其中男生 832 名(50.45%),女生 817 名(49.55%);六年级学生 572 名(34.69%),七年级学生 616 名(37.36%),八年级学生 461 名(27.96%);独生子女 1 053 名(63.86%);有上海户口的学生 1 307 名(79.26%);父母在婚的 1 460 名(88.54%);父母文化程度(以较高者判断)为初中及初中以下者 180 名(10.92%),高中、技校或中专毕业者 444 名(26.93%),大学 834 名(50.58%),不知道父母文化程度者 191 名(11.58%)。

1.2 测量工具 采用平板计算机辅助的问卷调查技术对研究对象进行数据收集,电子问卷设置了逻辑跳转和答案的合理范围等核查程序,对象的回答直接存储为数据库形式,并能实现实时云储存。调查内容包括青少年基本人口学特征、抑郁、欺凌发生情况等:(1)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为上海户口、父母文化程度及父母婚姻情况。(2)抑郁。量表改编自国际通用抑郁自评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items, PHQ-9)^[4-5],包括 6 个对自身状况描述的条目(如“我很不高兴以至于难以入睡”),每个条目包括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 5 个选项。将反向条目调整方向后,对回答为同意(非常、有点)的记 1 分,回答为中立以及不同意(非常、有点)的记 0 分,各条目得分总和记为抑郁得分(范围为 0~

6 分),抑郁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抑郁水平越高。将抑郁得分低于 3 分的个体记为抑郁低分组,反之记为抑郁高分组。量表的 Cronbrach α 系数为 0.73。(3)欺凌行为。共有 8 个问题测量研究对象在过去 6 个月内是否涉及身体或言语欺凌,包括旁观(4 题)、欺凌他人(2 题)、受欺凌(2 题)3 种类型,例如“在过去的 6 个月中,你有没有看见过男性/女性同伴欺凌或威胁别人”(旁观)、“在过去的 6 个月中,你有没有因任何原因欺凌/威胁过别的男孩或女孩”(欺凌)、“在过去 6 个月中你有没有被男孩或女孩打耳光、殴打或以你不想要的方式碰触你”(受欺凌)。每道题目回答有过记 1 分,没有记 0 分,不知道或拒绝回答做缺失处理,欺凌他人计分>0 且受欺凌计分=0 记为欺凌者,欺凌他人计分=0 且受欺凌计分>0 记为受欺凌者,欺凌他人计分和受欺凌计分两者均>0 记为欺凌—受欺凌者,两者均为 0 且旁观类型题目计分>0 记为旁观者,三者计分均为 0 记为未涉及者。各条目的 Cronbrach α 系数为 0.85。

1.3 质量控制 在进行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并开展预实验以完善问卷。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遵从自愿参加的原则,采用无记名自填调查问卷,调查员仅在对象需要帮助时进行协助,作答完毕并由调查员对调查过程进行评价后储存。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tata 14.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运用 χ^2 检验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研究对象欺凌角色分布和抑郁得分情况,使用 χ^2 检验分析欺凌角色不同亚组之间抑郁情况的差异,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考察不同欺凌角色与青少年抑郁情况之间的关联,检验水准为 $\alpha=0.05$ 。

2 结果

2.1 不同人口学特征青少年欺凌角色分布 见表 1。

表 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青少年欺凌角色分布比较

人口学指标	人数	未参与者	旁观者	受欺凌者	欺凌者	欺凌—受欺凌者	χ^2 值	P 值
性别								
男	832	158(18.99)	220(26.44)	312(37.50)	18(2.16)	124(14.90)	36.89	<0.01
女	817	242(29.62)	236(28.89)	247(30.23)	15(1.84)	77(9.42)		
年级								
六	572	131(22.90)	170(29.72)	180(31.47)	16(2.80)	75(13.11)	8.98	0.34
七	616	160(25.97)	167(27.11)	208(33.77)	11(1.79)	70(11.36)		
八	461	109(23.64)	119(25.81)	171(37.09)	6(1.30)	56(12.15)		
独生子女								
是	1 053	271(25.74)	291(27.64)	349(33.14)	26(2.47)	116(11.02)	9.59	<0.05
否	596	129(21.64)	165(27.68)	210(35.23)	7(1.17)	85(14.26)		
上海户口								
是	1 307	334(25.55)	360(27.54)	441(33.74)	27(2.07)	145(11.09)	12.73	0.12
否	217	39(17.97)	65(29.95)	73(33.64)	3(1.38)	37(17.05)		
不知道	422	27(21.60)	31(24.80)	45(36.00)	3(2.40)	19(15.20)		
父母婚姻情况								
在婚	1 460	360(24.66)	411(28.15)	490(33.56)	26(1.78)	173(11.85)	6.71	0.15
离婚/分居	189	40(21.16)	45(23.81)	69(36.51)	7(3.70)	28(14.81)		
父母文化程度								
初中及初中以下	180	44(24.44)	47(26.11)	55(30.56)	4(2.22)	30(16.67)	15.22	0.23
高中/技校/中专毕业	444	114(25.68)	125(28.15)	155(34.91)	6(1.35)	44(9.91)		
上过大学/大学毕业	834	201(24.10)	238(28.54)	282(33.81)	15(1.80)	98(11.75)		
不知道	191	41(21.47)	46(24.08)	67(35.08)	8(4.19)	29(15.18)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由表1可见,75.74%的研究对象涉及欺凌,其中旁观者456名(27.65%),受欺凌者559名(33.90%),欺凌者33名(2.00%),欺凌—受欺凌者201名(12.19%),在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亚组中均呈现受欺凌者>欺凌—受欺凌者>欺凌者的趋势。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对欺凌角色的分布是否有影响,结果显示,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对欺凌角色分布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未发现年级、是否上海户口、父母婚姻情况以及文化程度对于欺凌角色分布的影响。

2.2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青少年抑郁水平分布 抑郁低分组有1 022名,占61.98%;抑郁高分组有627名,占38.02%。从总体以及各人口学特征亚组来看,抑郁低分组人数均大于抑郁高分组。对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与抑郁的关联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35.34%的男生以及40.76%的女生抑郁得分较高;随着年级的升高,抑郁得分高的青少年比例呈现出上升趋势,六到八年级依次为32.52%,38.80%,43.82%。见表2。

表2 不同人口学特征青少年抑郁水平分布比较($n=1\ 022$)

人口统计学指标	低分组	高分组	χ^2 值	P 值
性别				
男	538(64.66)	294(35.34)	5.14	0.02
女	484(59.24)	333(40.76)		
年级			14.08	0.00
六	386(67.48)	186(32.52)		
七	377(61.20)	239(38.80)		
八	259(56.18)	202(43.82)		
独生子女			2.64	0.10
是	668(63.44)	385(36.56)		
否	354(59.40)	242(40.60)		
父母文化程度			4.02	0.26
初中及初中以下	103(57.22)	77(42.78)		
高中/技校/中专毕业	289(65.09)	155(34.91)		
上过大学/大学毕业	121(63.35)	70(36.65)		
不知道	509(61.03)	325(38.97)		
父母婚姻情况			1.29	0.26
在婚	912(62.47)	548(37.53)		
离婚/分居	110(58.20)	79(41.80)		
上海户口			0.16	0.92
是	132(60.83)	85(39.17)		
否	813(62.20)	494(37.80)		
不知道	77(61.60)	48(38.40)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2.3 不同欺凌角色与青少年抑郁水平之间的关联 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欺凌角色和抑郁水平之间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chi^2=88.22, P<0.01$)。见表3。以青少年抑郁水平(低分组=0,高分组=1)为因变量,以欺凌角色为自变量,调整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为上海户口、父母婚姻情况以及文化程度6个因素后,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未涉及者相比,其他4种角色的人群均有更高的抑郁水平,以欺凌—受欺凌者($OR=4.77$)和受欺凌者($OR=3.66$)为甚。见表4。

表3 不同欺凌角色青少年抑郁分布

欺凌角色	人数	抑郁低分组	抑郁高分组
未参与者	400	316(79.00)	84(21.00)
旁观者	456	294(64.47)	162(35.53)
受欺凌者	559	296(52.95)	263(47.05)
欺凌者	33	21(63.64)	12(36.36)
欺凌—受欺凌者	201	95(47.26)	106(52.74)
合计	1 649	1 022(61.98)	627(38.02)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表4 不同欺凌角色青少年抑郁水平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n=1\ 649$)

自变量	标准误	Z值	P值	OR值(OR值95%CI)
欺凌角色				
未涉及者				1.00
旁观者	0.36	5.02	<0.01	2.22(1.63~3.05)
受欺凌者	0.56	8.48	<0.01	3.66(2.71~4.94)
欺凌者	0.99	2.43	0.02	2.56(1.20~5.47)
欺凌—受欺凌者	0.92	8.09	<0.01	4.77(3.27~6.96)
性别				
男				1.00
女	0.17	4.01	<0.01	1.54(1.25~1.90)
年级				
六				1.00
七	0.18	2.78	0.01	1.42(1.11~1.83)
八	0.23	3.96	<0.01	1.71(1.31~2.23)
独生子女				
是				1.00
否	0.14	1.38	0.17	1.17(0.93~1.48)
父母婚姻				
在婚				1.00
离婚/分居	0.17	0.22	0.83	1.04(0.75~1.44)
父母文化				
初中及初中以下				1.00
高中/技校/中专毕业	0.13	-2.18	0.03	0.65(0.44~0.96)
上过大学/大学毕业	0.14	-1.44	0.15	0.76(0.53~1.10)
不知道	0.15	-1.77	0.08	0.67(0.42~1.04)
上海户口				
否				1.00
是	0.20	0.92	0.36	1.17(0.84~1.64)
不知道	0.25	0.21	0.83	1.05(0.66~1.69)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生在欺凌者、受欺凌者以及欺凌—受欺凌者上的比例均高于女生,欺凌角色的分布存在性别差异,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6]。这可能是生理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从生理上看,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可归因于男生强壮的身体优势以及性激素分泌水平的不同^[7]。有研究认为,男生之间多发生身体欺凌,女生之间多为较隐蔽的关系欺凌,后者相对难以鉴别,报告的可能性较低^[8]。另有研究认为,校园欺凌的性别差异可能与社会大众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有关,如男生的攻击行为可被认为具有男性特质而得到宣扬,以致男生更可能涉入欺凌^[9],与此同时却更期望女生温顺、富有同情心、尊重社会规范^[10]。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中受欺凌者和欺凌—受欺凌者所占的比例较低,而欺凌者比例较高,且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较少参与欺凌。反映了青少年生活的家庭环境与欺凌行为之间的相关性,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更容易在家庭中获得关注和支持,遭受欺凌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可能更多受到来自家庭的溺爱,更容易发生欺凌他

人的行为。本研究未发现不同年级在欺凌角色分布上的差异,与一些研究认为“欺凌的发生在初中阶段具有更强的稳定性”的结论基本一致^[11]。尽管不同研究背景下欺凌发生的特点可能存在差异,但是欺凌发生的普遍性是一致的,应该引起重视。

在各种角色中,受欺凌者和欺凌—受欺凌者的抑郁水平较未涉及者明显增高,且欺凌—受欺凌者为高抑郁水平的比例最高,与国内外很多研究一致^[6,12-13]。研究发现,欺凌—受欺凌者是比较特殊的一类群体,他们遭受主动欺凌和被欺凌的双重影响,社会心理功能最差^[14],缺乏有效的自我控制能力,常遭到同伴拒绝,抑郁情绪最为严重^[15]。有研究表明,受欺凌会显著提高个体的抑郁水平^[16],表现为行为退缩、顺从,而他们表现出的抑郁症状是受欺凌的危险因素,反复受欺凌可以增加焦虑、不安,并伤害自尊^[17]。

权力根源理论强调,欺凌者通过欺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及支配优势,展现自我力量及显示自我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抗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产生^[9]。但本研究显示,与未涉及者相比,欺凌者的抑郁水平较高。部分欺凌者可能在有心理问题或面对压力时,倾向于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欺凌者也可能因为缺乏与同伴正常交往的能力而用不恰当的方式进行人际交往^[18],从而感受到来自同伴的排斥和拒绝,疏离的同伴关系也会让欺凌者产生抑郁等负面感受^[19]。

校园欺凌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局外人”,每一个旁观者都是校园欺凌的“参与者”。本研究显示,旁观者比未参与者抑郁水平高。可能是因为对目睹欺凌事件的旁观者而言,担心自己也可能成为受害者^[9];另一方面,对于未伸出援手的旁观者而言,未能进行干预而对受欺凌者产生内疚感,可能会加重抑郁情绪。

本研究表明,青少年在校园欺凌中的不同角色与抑郁状况是有关联的,不论是受欺凌者、欺凌者还是旁观者,抑郁水平平均比未涉及者高。因此,在防治校园欺凌的工作中,要重点关注受欺凌的高危群体,加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并提供情感关怀和支持,提升面对欺凌的应变能力,并在必要时进行法律援助;对旁观者和欺凌者,除及时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相应的警戒处罚措施外,也应密切关注其心理健康问题,深入探究他们的心理需求,及时进行疏导。校园欺凌的防治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以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志谢 全球小年龄青少年研究为多国家参与、旨在了解青春期早期性别规范的发展及其对青少年健康影响的跨文化纵向研究。该研究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

公共卫生学院进行总协调。感谢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世界卫生组织、大卫和露西尔帕卡德基金会、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以及橡树基金会的支持。

4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国中小学校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J].基础教育参考,2016(11):6.
- [2] SOURANDER A, JENSEN P, RONNING J A, et al. What is the early adulthood outcome of boys who bully or are bullied in childhood? The Finnish "From a Boy to a Man" study[J]. *Pediatrics*, 2007, 120(2): 397-404.
- [3] 胡阳, 范翠英, 张凤娟, 等. 初中生不同网络欺负角色行为的特点及与抑郁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3, 27(12): 913-917.
- [4] RICHARDSON L P, MCCAULEY E, GROSSMAN D C,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Item for detecting major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J]. *Pediatrics*, 2010, 126(6): 1117-1123.
- [5] 余春艳, 左霞云, 廉启国, 等. 上海市青春早期青少年指长比与性发育抑郁及攻击行为关联[J]. *中国学校卫生*, 2017, 38(2): 238-241.
- [6] 汪耿夫, 王秀秀, 方玉, 等. 青少年传统欺凌、网络欺凌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研究[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5, 49(8): 722-727.
- [7] 张勇, 张亚林. 暴力攻击行为的生物学影响因素[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16(2): 215-218.
- [8] 张文娟, 马晓春. 青少年早期欺负参与角色的基本特点及其与同伴网络的关系[J]. *教育科学研究*, 2016(2): 38-43.
- [9] 胡春光. 校园欺凌行为: 意涵、成因及其防治策略[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7(1): 73-79.
- [10] VARGÜN B. Men's and women's position in the family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gender roles[J]. *J Human Sci*, 2016, 2(13): 2952.
- [11] 张文新. 中小学生学习欺负/受欺负的普遍性与基本特点[J]. *心理学报*, 2002, 34(4): 387-394.
- [12] KOWALSKI R M, LIMBER S P. Psychological, physical, and academic correlates of cyber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J]. *J Adoles Health*, 2013, 53(1 Suppl): S13-S20.
- [13] WANG J, NANSEL T R, IANNOTTI R J. Cyber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with depression [J]. *J Adoles Health*, 2011, 48(4): 415-417.
- [14] van NOORDEN T H, HASELAGER G J, CILLESSEN A H, et al. Empathy and involvement in bully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J]. *J Youth Adoles*, 2015, 44(3): 637-657.
- [15] 刘小群, 卢大力, 周丽华, 等. 初中生欺负、受欺负行为与抑郁、自杀意念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1): 85-87.
- [16] ARSENEAULT L, MILNE B J, TAYLOR A, et al. Being bullied as an environmentally mediated contributing factor to children's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 study of twins discordant for victimization [J].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2008, 162(2): 145-150.
- [17] 赵莉, 雷雳. 关于校内欺负行为中受欺负者研究的述评[J]. *心理科学进展*, 2003, 11(6): 668-674.
- [18] 孙时进, 施泽艺. 校园欺凌的心理因素和治理方法: 心理学的视角[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7, 35(2): 51-56.
- [19] 王潇曼. 校园欺凌中欺凌者的心理特征与问题行为及干预策略[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18(8): 24-26.

收稿日期: 2018-09-30; 修回日期: 2018-12-03